• 病例报告 •

1 例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的中医诊治及思考

黄曼萍 刘永源 江伟强 周志华 张 薇 梁东辉

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(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, IAS),又称自身免疫性低血糖(autoimmune hypoglycemia,AIH),是引起低血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该病在 1970 年由日本学者平田(Hirata)首次报道,其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自发性低血糖,血胰岛素、胰岛素自身抗体(insulin autoantibody,IAA)水平明显升高,常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[1]。至今,全球关于 IAS 的病例报道仍较少,且以亚洲人发病较多[2]。对于本病的治疗,日本学者多以停用致病药物或饮食治疗为主,而国内学者多选择激素治疗[3]。目前激素对 IAS 的疗效尚不明确,且激素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,因而有必要不断寻求新的治疗方法。IAS 病例在临床中很少见,关于中医中药的治疗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,现将由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医科梁东辉教授以中医方法治疗IAS 的病例报道如下。

病例简介 2014年6月17日初诊,患者卫某,女, 51岁。主诉:发作性心悸、多汗、头晕半年余,加重1周。患 者 6 个多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反复出现心悸,呈阵发性,尤易 凌晨发作,发作时伴汗出肢冷、四肢无力、头晕,口干、多食, 无发热、寒战,无胸痛、肩背部放射痛,无双下肢浮肿、夜间 阵发性呼吸困难等,症状发作时多次测得血糖波动在 1.7~3.8 mmol/L之间,自服糖果或口服糖水后症状可逐渐 缓解。先后就诊于多家广州三甲医院,皆考虑为胰岛素瘤, 先后多次行上腹部 MRI、全腹 CT 及全身 PET-CT 等检查 均未发现胰岛素瘤,诊断为"高胰岛素血症(胰岛素瘤可能 性大)";后转普外科治疗,建议行剖腹探查术以明确瘤体位 置,患者拒绝,故诊断为不明原因性高胰岛素血症,遂转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进一步诊治。患者入住中医科 后,查体:T:36.5℃,BP:130/80 mmHg,P:70次/min,R: 18 次/min;双肺呼吸音粗,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,腹部 平软,未触及包块及疼痛。血常规: HGB: 120 g/L;血生 化:ALT:36 IU/L,AST:40 IU/L,ALB:41.4 g/L,TC: 4.44 mmol/L, LDL-C: 3.03, TG: 1.73 g/L, SCr: 88 μ mol/L, AFP:1. 8 μ g/L, CEA:4. 8 μ g/L, CA-199:27. 7

作者单位: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医科(广州 510280)

通讯作者:梁东辉, Tel: 020 — 61643457, E-mail: 927963885@qq.com

DOI: 10. 7661/j. cjim. 20191206. 261

kU/L。空腹血糖 1.7 mmol/L,空腹胰岛素 2 505, 00 mIU/L,空腹 C-肽 34, 36 μg/L;75 g 糖负荷 2 h 后血糖 5, 6 mmol/L,胰岛素 2 959, 36 mIU/L, C-肽 39, 27 $\mu g/L$;胰岛相关抗体:IAA-IgG 阳性。患者近 1 周来上述 症状频繁发作,伴全身出冷汗,睡前及夜间尤甚,测血糖最 低为 2 2 mmom/L, 症见多食易饥,极度疲乏,口干多饮、 口苦,恶风,怕冷,肢冷,劳累后腰膝酸软,多汗,时有手颤, 寐少,大便溏。望之体型偏胖,面色㿠白,舌暗淡,苔白,诊 之脉细弱。患者有"支气管哮喘"病史5年,平素天气变化 时易咳嗽、气促、喘息,长期使用顺尔宁、舒利迭等药物治 疗,病情稳定。既往无"系统性红斑狼疮、黑棘皮病、 Graves 病、甲状腺炎、类风湿关节炎、丙型肝炎、多发性肌 炎、抗中性粒细胞相关性肾小球肾炎、系统性硬化病"等自 身免疫性疾病史,近3年来无使用含巯基药物如"硫普罗 宁、甲巯咪唑、硫辛酸、卡托普利、谷胱甘肽、青霉胺"等药 物史。

诊治经过 患者见面色眺白,恶风,怕冷,腰膝酸软等一派阳虚之证,而夜间表现为多汗、极度疲乏等症状,此乃营卫失和,阴不内守,阳不外固,津液走泄所致,夜间心悸时作,此乃心液不足,心阴阳亏虚使心神不养所致;多食易饥,伴口干多饮、口苦,此乃胃中有热,津伤内热,治以通阳固阴,调和营卫,清热生津,方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白虎汤以治之。处方:桂枝 10 g 白芍10 g 大枣 10 g 煅龙骨 20 g(先煎) 煅牡蛎 20 g(先煎) 制附子 10 g 烧煎) 党参 25 g 生石膏 30 g 知母 15 g 葛根30 g 炙甘草 10 g,7 剂,水煎服,每日 1 剂。嘱其每剂药煎煮 2 次,早、晚各服 1 次。

二诊(2014 年 6 月 24 日):诉服药后,病情好转,症状明显改善,近 1 周来低血糖症状未再发作,夜间血糖波动于 $4.8 \sim 5.6 \text{ mmol/L}$,白天血糖波动于 $3.9 \sim 8.7 \text{ mmol/L}$,精神体力好转,多食易饥症状好转,口不干苦,仍有肢冷之症,大便正常,舌脉同前。知药已对证,以前方加减续服。处方:桂枝 10 g 白芍 10 g 大枣 15 g 干姜 6 g 煅龙骨 20 g(先煎) 煅牡蛎 20 g(先煎) 制附子 10 g(先煎) 党参 15 g 生石膏 30 g 黄芪 30 g 知母 15 g 葛根 30 g 炙甘草 6 g,7 剂,水煎服,每日 1 剂。每剂药煎煮 2 次,早、晚各服 1 次。

三诊(2014年7月01日):病情好转,近1周凌晨低血糖现象发作2次,多食易饥症状已好转,口不干苦,肢冷现象改善,仍觉疲乏,舌脉同前。考虑患者胃热已清,津液已复,以营卫失调,脾气亏损为主,故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益气健脾之药以治之。处方:桂枝10g 白芍10g大枣15g 干姜6g 煅龙骨20g(先煎) 煅牡蛎20g(先煎) 制附子10g(先煎) 党参15g 五爪龙30g淮山药30g 黄芪30g 炙甘草6g,7剂,水煎服,每日1剂。每剂药煎煮2次,早、晚各服1次。

四诊(2014 年 7 月 8 日):病情稳定,近 1 周末出现低血糖发作,晨起空腹血糖波动于 $3.4\sim4.7~\text{mmol/L}$,餐后血糖波动于 $3.8\sim6.5~\text{mmol/L}$,精神体力好转,偶有头晕,汗出减少,口不干苦,大便正常,舌暗淡苔白,脉沉细,较前有力。续以前方加减以治之。处方:桂枝 10~g 白芍 10~g 大枣 15~g 干姜 10~g 煅龙骨 20~g(煎) 煅牡蛎 20~g(先煎) 制附子 10~g(先煎) 党参 15~g 白术 10~g 准山药 30~g 黄芪 30~g 炙甘草 6~g,7 剂,水煎服,每日 1 剂。嘱其每剂药煎煮 2~c次,早、晚各服 1~c次

患者定期在门诊治疗,随访至今(2018 年 8 月 10 日),病情稳定,无低血糖症状发作,自测血糖均在正常范围,诸症好转,监测空腹胰岛素水平波动在 $80{\sim}160~{\rm mIU/L}$,空腹C肽水平波动在 $8{\sim}12~{\mu}{\rm g/L}$,餐后 $2~{\rm h}$ 胰岛素水平波动在 $90{\sim}300~{\rm mIU/L}$,餐后 $2~{\rm h}$ 时C 肽水平波动在 $11{\sim}19~{\mu}{\rm g/L}$,2018 年 8 月 7 日复查 $1AA{\sim}1{\rm IgG}$ 阴性。

讨 论 本案患者主要以低血糖为主要临床表现, 且无应用外源性胰岛素病史,经多处医院检查未发现胰 岛素瘤等其他引起高胰岛素血症的病因,结合 IAS 临床 以反复低血糖发作,伴 IAA 阳性的特征,诊断为 IAS。 IAS 的特征:(1)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符合 Whipple 三 联症,在临床中能够被确诊低血糖症;(2)对患者详细询问 病史,他们都很明确没有服用任何外源性胰岛素和降糖 药物;(3)对患者进行相应的辅助检查,发现其胰岛素水平 有着较为显著的升高,有些患者可达到 1 000 mU/L,但 是往往发现与患者的С肽水平和胰岛素水平的升高常不 相称;(4)IAA 检查结果往往显示阳性;(5)部分患者都伴 有其他自身免疫病,如类风湿关节炎、系统性红斑狼疮 等[4]。患者见面色㿠白、恶风、怕冷、腰膝酸软等阳虚之 证,而夜间表现出多汗、极度疲乏等症,此乃营卫失和,阴 不内守、阳不外固、津液走泄所致。 夜间心悸时作,此乃心 液不足,心阴阳亏虚使心神不养所致;多食易饥,伴口干多 饮、口苦,此乃胃中有热,津伤内热之象。治以通阳固阴、 调和营卫、清热生津,方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白虎汤以 治之。白虎汤出自《伤寒论》,主治阳明经气分热证,具有

清热生津之功效。本案患者具有多汗、怕风、恶寒、口干口苦、多食易饥,以及阵发性低血糖发作等症状,辨证为阴阳俱虚,津伤内热,故取以上两方合方加减以治之。方中以桂枝、芍药通阳固阴,调和营卫,加煅龙骨、煅牡蛎以安肾宁心,收敛散漫之阳气,潜阳敛阴,并起固表敛汗且宁心神治心悸之功。制附子振复元阳,防止虚阳外浮,因患者伴有口干口苦,多食易饥等津伤内热之证,故加用葛根生津清热。知母、石膏清胃热而除烦渴,并以炙甘草、大枣益气生津,养胃和中,全方有通阳固阴,调和营卫,清热生津之功效,药以对证,故病情迅速好转。患者三诊中胃热之症已除,脾气虚之症更为显露,故去白虎汤而重用黄芪、党参、五爪龙等健脾益气之药以治之。

本案为罕见病例,患者多处就诊未能明确诊断,且治疗效果不佳,入住本科后明确诊断并运用中医治疗为主,谨守病机,以经方辨证论治,患者在2周时间内未再出现Whipple三联症发作,血糖波动在合适范围,胰岛素及C-肽水平明显下降,且随访至今无低血糖症状发作,自测血糖均在正常范围。此外,虽然研究发现IAS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^[5],而本病例患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,但有"支气管哮喘"病史多年,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未发现关于IAS伴有"支气管哮喘"疾病的报道,由于支气管哮喘与自身免疫机能密切相关,因而关于IAS与支气管哮喘疾病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临床观察与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Hirata Y. Methimazole and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with hypoglycemia[J]. Lancet, 1983, 2(8357): 1037—1038
- [2] Ismail AA. The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(IAS) as a cause of hypoglycaemia; an update on the pathophysiology, biochemical investigations and diagnosis[J]. Clin Chem Lab Med, 2016, 54(11); 1715—1724.
- [3] 陈敏,窦京涛,王先令,等.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临床特征及随访资料分析并文献复习[J].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,2012,28(10):813-816.
- [4] Censi S, Mian C, Betterle C.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: from diagnosis to clinical management[J]. Ann Transl Med, 2018, 6(17); 335.
- [5] Eisenbarth GS. Immunoendocrinology;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aspects, contemporary endocrinology[M]. New York; Humana Press, 2011; 343—367.

(收稿: 2018-05-27 在线: 2019-12-31) 责任编辑: 汤 静